

# 瘋堂斜巷的牽掛

葉青蓮



澳門有條小巷，叫瘋堂斜巷。

澳門人溫和、友善，相識的，不相識的，對面相逢都會淺淺一笑，道一聲：“早晨”！

初次走過瘋堂斜巷，是一個傍晚。巷子裏的歐式路燈亮著，路上是澳門隨處可見的葡國石仔，泛著柔柔的淡黃色的光，顯得格外寧靜而安詳。一對新人正在拍攝婚紗照，在光與影下溫柔相擁、深情凝望，煞是浪漫、動人。我在一旁站立了好久，分享他們一個個美好瞬間的定格，祝福他們幸福。

再過瘋堂斜巷，是一個早晨，它已成為我上班的必經之路。作為“內地優秀教師來澳交流計畫”的內師，被安排在婦聯學校和教業中學所屬的兩所幼稚園工作，所以隔周去婦聯學校幼稚園上班的早上會步行路過那裏。晨光下的瘋堂，展現它獨特的魅力。經典的葡式石仔小路，紅白、黃白相間的別墅群，充滿葡國風韻、異國情調。短短的百來米小巷，兩側依次分列著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、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會、聖若瑟教區中學、澳門仁慈堂婆仔屋、瘋堂十號創意園等建築。我很疑惑，這樣美好的地方為什麼叫瘋堂，而不是風堂，楓堂，或者豐堂？它怎麼就瘋了呢？到底瘋在哪裡？

懷著好奇，我去查閱資料。“瘋堂”是望德堂的俗稱。一五六九年，澳門天主教首任主教賈尼勞不忍當地麻風病人流離失所，建起一座麻風病院。由於麻風病院是封閉管理的，為讓病人也有心靈寄託，後在病院旁建了一間小教堂，取名“望德堂”，供麻風病人做祈禱。當地人對麻風病患者避之不及，把望德堂叫做“發瘋寺”、“瘋堂廟”等，望德堂前的斜坡路就有了“瘋堂斜巷”的稱呼。哦，原來如此，這裏原來是充滿悲憫和大愛的地方！於是釋然，瘋堂就瘋堂吧！

對瘋堂斜巷的牽掛是在無意之間慢慢產生的。光是空巷是不足以讓人牽掛的，必須有人。

每次路過，都在早上8點出頭，匆匆忙忙趕著上班。在巷口的石臺上，每天都會坐著一位老人，兩只鞋子整齊地放在旁邊，盤腿坐在石臺上，面前是一片散落開的《澳門日報》，正在專注地看報。我拿著電腦和中午的便當，總是快速地從他身



邊一轉而過，匆匆走下巷口的臺階。他偶爾抬頭，便相視一笑，以示招呼。一天兩天，這樣的相遇就成了習慣，卻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。

隔周去教業中學幼稚園，一周沒從這條路走。

隔周再去婦聯學校幼稚園，再走這條路。走到巷口，依舊看見老人家盤腿而坐看報。當我走過他的身邊，他抬起頭，先是滿臉的驚異，突然神情釋然地對我一笑。雖然一句話沒說，但剎那間我從他的眼神中讀懂，對我的一周沒有出現，他很惦念、不安。那神情，我只在父親的眼裏見過。驀地，心中泛起一陣感動，眼眶不禁有了些濕潤。

就這樣，連續兩個月，隔周我和老人都會在這瘋堂斜巷的路口相遇。他盤腿而坐悠然地看報，我拎著便當、電腦從他身旁匆匆轉過，相視一笑，雖一句話沒說，卻已成了習慣。老人盤腿而坐讀報的情景，成了我腦海中瘋堂斜巷的一個組成部分。

然而，上周整整五天，每天早晨走過瘋堂，卻一直未見老人的身影。轉過西墳馬路，我便伸長了脖子向巷口張望。巷口的石臺上空空如也，不見了老人和他的鞋、他的報紙。週三轉彎過來看到巷口有人影在動，不禁一陣驚喜，加快步子過去，卻發現是一個奶奶在那裏晨練。轉過不見了老人的石臺，我的腳步便放慢了許多，悻悻然走下那一層層臺階，悵然若失。心中的不安一天天增加，那一份牽掛越來越長。突然體會了那天老人突然見到我的神情背後的深意，理解了他在未見我如期而至的一周裏的不安和牽掛，想來應該和我此時的感受一樣：憂慮、猜測、不安、牽掛，牽掛.....轉而一想，也許明天老人會來呢？於是又滿懷希望和期待，匆匆趕路。



然而，一周過去，老人沒來。

我開始回想老人的樣子：花白頭髮，面容和善，笑容和藹，神態儒雅，衣著整潔，似乎在嘴角還是哪里有個痣？不敢深想，越想就覺得老人的樣子越模糊，是不是這就叫想得多都想不起來了呢？嘿嘿！

因為工作需要，接下來的一個月，我都在教業中學幼稚園上班，不會經過瘋堂斜巷。我擔心，一個月都將不知道老人有沒有去瘋堂，不知他到底怎樣？又擔心如果老人去了瘋堂，一個月見不到我的經過，他是否也會不安？他到底去了哪里？還會不會再來瘋堂？是不是天氣漸涼，他的兒女不再讓他去坐在石階上讀報.....

下次見面，一定要說說話。

下次見面，是否應該互相留個電話？

下次見面，可以合個影留作個紀念嗎？

.....

就這樣，兩個原本陌生的人，因為相遇，因為相視一笑，因為習慣，就有了牽掛，有了瘋堂斜巷的牽掛。

如果就此不能再見，那麼，我的澳門之行，將會留下怎樣的遺憾？！

雖說遺憾也是一種美，然而這樣的美，即使再美我也不想要。我希望能再在巷口再次看見老人，看見他安然無恙，悠然地讀報.....

